

# 香港傳真

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 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

No. 2008-51

2008年7月7日

\*\*\*\*\*

## 這電波，永不消逝

——漫憶舅舅王士光

軍事科學院 劉源<sup>1</sup>

記得是1958年，為了建設著名的“十大建築”之一——民族文化宮，我的外婆董潔如，將自己居住的幾進宅院，無償捐獻給國家。老太太一個人搬到我們家，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高潮來臨。

凡是認識外婆的人，無一不說她好，無一不欽佩她。我從未見過她著急生氣，甚至在“文革”的批鬥會上，她也沒高聲講過話。但是老人家外柔內剛，認準的理兒、雷打不動，屢經風雨、處亂不驚，慈祥恬靜、自尊不爭，始終保持著優雅的氣質。聽媽媽說，開始外婆並不想進中南海，要隨兒子住。只是媽媽多次勸

---

<sup>1</sup> 本文載於2004年10月18日的《人民日報》。作者專為此次刊出，做較大的文字修改。

說：一來我們家裡住房和保健條件好些；二來孩子多，大人們工作太忙，管不過來，請她老人家費心相助。這第二條才打動了她。

外婆一向非常開明，支持兒女們接受新文明，參加大革命。也是聽長輩們說，她潛意識裡還多少有點男尊女卑的殘念。她老雖沒這麼講過，但總是叫我陪她同住，確是真的。最初，母親很反對，怕我頑皮搗蛋、氣著老人家，更怕夢裡耍把式、踢壞老人家。說來說去都拗執不過外婆，媽媽只好從命。我呢？早嚇得“神魂出竅”，懾於慈威，再不情願，也得乖乖地“逆來順受”。直到五、六年級，我終於公然“造反”了，倒是外婆開通地說：“源兒長成大人了，當然要獨立！”讓我挺得意。但有一段時間，每到半夜，外婆仍要叫我起來撒尿，看著我半閉著惺松睡眼回到床上，才肯回房安歇。此類老牛舐犢常見情，婆孫之間小“私密”，誰人見怪？

每到星期日，我都被外婆摠在她的高桌上做作業，寫字畫畫。不論我鑽到哪個旮旯，她都能找到；也不論我怎麼不情願，她總是和顏悅色，沒的通融，說著、站著、等著，我是躲也躲不開，磨也磨不動，到了還是老老實實被拽著手“押”回來。

似乎扯遠了點，就說到士光舅舅。

幾乎每個星期天，都有姨、舅來看望外婆。我在屋裡做功課，頂上半個“陪客”。說起來滿自豪，我的姨姨、舅媽們，個頂個兒的漂亮雍容、丰姿高雅；舅舅們又是一色的瀟灑倜儻、風度翩翩。用現在孩子們的時髦話：那叫察明（charming）酷（cool）畢帥呆啦！

四舅王士光，可以說來得最勤，當然，給我的印象就更深些。奇怪的是，他每次來，只陪著外婆聊聊天、散散步，從不找媽媽。我問外婆，她說：你四舅不讓告訴你爸爸媽媽，怕打擾他們，並叮囑：“你可不能去告密啊！”

“文化大革命”後，媽媽追憶舊事：1948年，她隨爸爸到西柏坡，意外地聽說士光舅舅住在附近，立即趕去探望。舅舅自1938年離家，與媽媽十年沒見過面，兄妹相逢，其情其景可想而知，問長問短總嫌不多，談天說地還覺不夠。中間，媽媽告之已經結婚了。“是嗎？太好了！介紹介紹是誰？”舅舅關切地問。“是劉少奇”，媽媽說出爸爸的名字。向來和藹親切的舅舅頓時厲色疾言：“別胡思亂想！”“真的！”“你懂什麼！那是黨的領袖！”媽媽沒再說了。直到她跟我解頤敘述時，仍覺得很有趣：“多半你舅舅認為那完全是八桿子打不著的事，根本不信、不聽”。媽媽邊笑邊講，“後來那麼多年，我們再沒提及那次對話，你舅舅似乎總是躲著你爸和我”。

倒是“文革”結束後，舅舅每隔一段時間都來看媽媽。一次，他對我說：“光美現在越來越像你外婆了！”眼淚一下子奪眶而出，“你幫我好好照顧她！”

對士光舅舅，我印象很深。他高大英俊，正直而隨和，穩重又幹練，同外婆一樣外柔內剛，有堅定的原則和意志。記不清從什麼時候，我就知道他是電影《永不消逝的電波》中英雄的原型之一。“一二·九”運動時，他在清華大學，追隨黃敬同志參加革命，受姚依林同志直接領導。抗日戰爭前，中共地下黨派遣他，帶上自己組裝的電臺到天津，建立了北方局同延安的直接連線。姚依林同志還安排了“一二·九”運動中天津女師的學生領袖王新，與舅舅假扮夫妻，互相掩護。一年多以後，假戲散場，真緣難收：他們各奔東西，音信杳無，苦等八年，硬是在解放戰爭的戰場上意外相逢，從此白頭偕老，甘苦終身。這段佳話的前半部分，也改編進電影裡。

我還知道，士光舅舅是著名的“人民功臣”、“特等功臣”。在媽媽一家中，他是革命的領頭人。他的兄弟、妹妹們，多受其影

響而投向共產黨。媽媽就記得上初中時，幫舅舅纏線圈，組裝電臺；光超舅舅開診所，常通過地下黨給八路軍、解放區送醫藥繃帶。

當然，我聽外婆還說過，建國後，舅舅是國家一個電信電子部門的副部長。不論對他傳奇經歷的傾倒，還是對他人格魅力的仰慕，從記事起，我就特別崇拜他。

到了小學四年級以後，我迷上了玩兒收音機。對我組裝的初級礦石機，或三管、五管機，舅舅都翻來覆去地看，扭扭這個器件，摳摳那條焊線，指點著，誇獎著，對哪點不滿意，並不直接批評，只是微笑著建議：這個電子管插座換個位置就更方便了……一次，他乾脆插上電烙鐵，跟我一起焊了近兩小時。外婆被晾在一邊，滿意地看著爺兒倆全心辦持那些玩意兒。

娘隨兒住，天經地義。外婆本想搬到士光舅舅家住，可絕非傳統習俗所致，而是另有道理。舅舅於1938年抗戰烽火中離家，到建國以後50年代初才回來，兵荒馬亂，出生入死，走南闖北，功績赫赫。期間，外婆的惦記揪心、自不待言，舅舅的念母思親、與日俱增，久而久之，當娘的胸中，多一份牽掛就加一分癡想；遊子的內心，多一份孝敬則添一分愧疚。因此，舅舅再忙，也要抽身來看外婆，爭取多陪陪老人家。

我總覺得，舅舅的許多地方像外婆。獨出眾、厚待人，兩種氣質在他身上完美地結合起來。他既是老革命，又是大知識分子，也正由於舅舅的這種雙重身份，到“文化大革命”時，“走資派”、“臭老九”、“反動學術權威”等帽子，他自然也是躲不過。說實話，在他的同事部屬中，並沒什麼人真有多大意見，更多的倒是同情。到底還是因為與我父母的親戚關係，讓他倒了大霉。批判鬥爭、審查檢討，沒完沒了，最後乾脆下大獄，一關就是八年！困居斗室，反倒清淨，沒多少可交代的，舅舅索性寫起書來，清一色無線電和雷達方面的專業書。後來我親眼見了，監獄裡的小紙

片上，寫滿密密麻麻 70 萬字，釘了 39 本。其中的一些，還出版了。這種“立言”方式，夠奇特的吧？細品味，令人唏噓不已！

舅舅剛放出來時，我是既怕再連累他，又實在耐不住想念，就在一天夜裡悄悄溜去。又黑又瘦的他，以從來沒有過的嚴肅神情，教訓我一定要與父母劃清界線，並詳細詢問了外婆慘死獄中的情況。起身作別時，他匆匆塞在我手裡一卷錢。我心裡好笑，說了一句：“您也得劃清界線呀！”由於從小在膝下臂彎裡鑽慣了，長輩們對我總是不大嚴肅得起來。他笑了，是苦笑；我呢？則是甜笑。

媽媽出獄後，似乎就代替了老外婆的角色，舅舅、姨姨常來探望和聚會，士光舅舅照例來得最勤。我多次逗他：“‘文革’前，媽媽說您總是躲著她，結果沒躲過去，反而躲進大牢了。現在，您不躲了，總是粘著媽媽，卻沒有光可沾了。”他聽後開懷大笑。歷盡劫波、調侃今昔，這歡笑中、包含了多少苦樂情仇？至今，仍餘音繞梁。

不久，我大學畢業，分配到河南。記得當副縣長時，我代表劉莊村找舅舅，想買一臺“微處理機”，並請教他這勞什子幹什麼用。那時，PC 計算機還不為普通人所知，他簡要介紹了功用，並直接把我推薦給當時跟著他當處長的俞正聲同志。很快，電子部就計劃調撥了一臺紫金二型微機給劉莊。後來，許多報紙都刊出農民買電腦的大新聞，標題是〈農民感謝你們！〉

我當新鄉縣長時，與舅舅巧遇。他說：“你們那裡要建一座無氧銅廠，你得多關心關心！”我聽了乾瞪眼，整個摸不著頭腦！回來趕緊向劉仲軒市長彙報此事，他大喜，立即把有關人員找來。聽了說明，我才知道什麼叫無氧銅。高興之餘，還覺得奇怪：舅舅不是無線電專家嗎？怎麼搞起冶煉了！自此，我每到北京，必跑“部裡”，向他彙報。新鄉市有幾家電子電器廠，都得到過舅

舅的關心。對上新項目、建新生產線、開發新產品，他甚至比我更熱心，有時乾脆帶我“跑部前進”……無氧銅廠開工時，我調鄭州市任副市長了。2004年我專程去看，這個廠已成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特大企業。今日中國，恐怕所有的電器，都少不了無氧銅產品；而除我之外，恐怕所有的人，都“不知”舅舅為此傾注的精力和厚望。想到這裡，自小熟知的名言在耳：“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？”我更深刻地理解了舅舅，更加欽佩他！

江澤民同志當電子部長時，舅舅已年過70，作為特例，仍被留任為部裡的總工程師。我在鄭州，接到舅舅的電話，說電子部在河南有個4057廠，要從山溝裡搬出，最好能進省會。他希望我支持。有這等好事？何樂而不為！很快，我就成了這個廠的搬遷領導小組組長。不到兩年，一座新廠就在市區平地建起。

我剛到省裡任副省長，又是舅舅，叮囑我注意安陽玻殼廠。這是個特大項目，邊建設、邊生產，極為困難。巧了，正值此時，李長春省長命省政府向國務院請示，特別報批我兼任該廠的董事長。既然有舅舅的嚴令、慈命和關照，遇事我就找他。又是他帶我向鄒家華副總理、國家計委宋平主任和電子部張學東部長彙報。更有甚之，有一段時間，他還親自約我到北京松下彩色顯像管廠參觀訂購，並寫信介紹、致電聯絡，推薦我跑到南京、西安、深圳推銷產品，催收貨款……他的全力幫助，使我們渡過了最艱難的時期。當今，安陽玻殼已成為全球同類企業中最大的生產、研製集團。

那些年，他望重名高、耳提面命，我借重為公、政簡行潔；可以說，舅甥默契，天生羽翼，不亦樂乎？舅舅的心血，澆灌出一朵又一朵奇葩，如今，已是遍山爛漫。

舅舅待人，從來是敬而無失、恭而有禮。對我也不例外，凡公事場合，舅舅都以“官銜”相稱。開始，我覺得又好笑又好氣，

幾次婉轉提醒他，我是他的外甥。他拍拍我的肩膀，一笑了之，無動於衷。當衆時，任憑我撇嘴擠眼，他只作不見，仍尊敬有加，好像並沒有感到有什麼不妥。但我卻始終習慣不了，他一稱什麼“長”，我就如坐針氈，為之汗顏。

我調武警部隊後，他全退了，還總是關心地詢問方方面面的建設、生產和群眾的生活。他不嫌囉嗦地反復叫我講，專注地聽，很少發表意見。我挺後悔：當年舅舅願意聽，我就該再絮叨、再多講些；怎料現在，對著他的照片，想要說，卻“只與離人照斷腸”，天地永隔了。

我每次見到江澤民同志，他都問起舅舅，接見握手時或僅一句問候，談話聊天時就問得詳細。總書記對舅舅的評價很高，話語中充滿老感情，十分真摯，令我深為感動。有點難堪的是：他兩次說起當電子部部長時，曾經到舅舅家，調解老兩口間的家庭矛盾。據說，勸言效果極佳。對此，他喜形於色，我深信不疑。儘管我也發自心底想笑，卻不免略帶尷尬，除了一個“謝”字，掩口葫蘆、不敢接說一句。當然，我將總書記每一次的問候和評價都如實轉告舅舅，只是省略了老兩口鬧彆扭的一段。儘管這段插曲最具情味，也最動人。可我想，作為外甥，還是給舅舅留住些尊嚴的好。今天，他已駕鶴仙逝，無所謂面子，只剩下情誼。我知道，篤於誼、厚於情的舅舅，在天之靈若能聽到我的敘述，也會動容的。

2005年1月26日，功遂身退的江澤民老主席欣然命筆：“王士光同志為中國電子工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”。這九鼎片言，是對舅舅最樸素、貼切的評價和最真摯、綿長的紀念。

拿老子的話，舅舅的一生，見素抱樸，知榮守辱，居功立德，慎終若始。

他的清廉，幾乎到了不近情理的程度，每次見我，都不厭其煩地提醒，要我在這一點上繼承父親的品質和作風。直到我進了

部隊，他才不說了。顯然，曾是老軍人的他，對軍隊還是放心些。說起來或許無人置信，他為我們辦了那麼多公事，幫了那麼大的忙，竟沒吃過我們的一頓飯。想來，他給我們的太多，我們卻無以回報。至今，我每思及，仍感歉疚。舅舅到了晚年，健康每況愈下，舅媽又病著，我去看他，有時也帶些贄敬。開始他執意不收，我說：“比起您，我的薪金高得多！軍人的積蓄，您還要劃清界線？”他不吭，菲儀也就擱下了。

2003年春，我到醫院探望，舅舅已不能言，只手書數字對答。病榻前，我有說有笑，逗他高興；一出病房，便哽咽淚出，傷心不已。不久，他即辭世。遺體告別之時，我正在新藏線阿里、普蘭一帶，無法趕回。多少次，夢裡驚回首，“有恨無人省”，或許今生今世，我都會抱憾不已。

我老琢磨著，“立德”，就是做好人。舅舅堪稱人德懿範：借孔子言，矜而不爭，群而不黨，和而不同，周而不比……

我還估摸著，“立功”，就是做好事。舅舅可謂事功卓著：從日本法西斯鐵蹄下發出的紅色電波中，我們能見到他；在解放區廣播的戰報背後，我們知道有他；陸海空軍雷達和民用手機的信號磁波中，仍可找到他；每家每戶的電視機和家電裡，同樣沒離開他……。

《道德經》上說：“死而不忘（亡）者壽。”

士光舅舅一貫為人低調，“不患人之不己知”。他悄然無聲地辭別這無限多彩的人間，默默地，靜靜地，坦蕩無憾，飄然羽化。他肯定知道，有人總是忘不了他；他一定知道，他的精神和生命，已經融合在黨和國家不滅的事業中——與永不消逝的電波共存！